忻州史话

折惟昌，大宋边疆的忠勇卫士

□赵德荣

岢岚宋长城

在浩渺无垠的历史长河之中，英雄豪杰恰似璀璨星辰，熠熠生辉，他们的传奇故事仿若波澜壮阔的史诗，于岁月的悠悠流转间千古传颂。折惟昌，这位北宋时期戍守边疆的卓越将领，凭借着智勇双全的非凡才能以及忠勇刚烈的崇高品格，在浩瀚星空中闪耀出夺目的华光。

折惟昌，978年出生在北宋开国名将折御卿之家，却在1014年溘然长逝。其短暂的一生，宛如一部雄浑壮阔、跌宕起伏的宏伟史诗巨著，字里行间满溢着忠诚与勇敢，处处闪耀着智慧与忠勇的光芒。

初露锋芒

折惟昌所属的折家将，宛如一棵根深叶茂、高耸入云的参天大树，在历史的狂风骤雨中傲然屹立，坚不可摧。折家将的传奇，始于五代时期威名远扬的将领折从阮，此后经折德扆、折德愿、折惟昌、折惟信、折惟忠、折继世、折继祖、折继闵、折克行、折可求、折可适、折彦质等多位名将传承，堪称中国古代将门世家中的翘楚。折家将满门忠烈，凭借骁勇善战的本领、忠勇刚毅的品质，为保卫中原大地的安宁祥和筑起了一道坚如磐石、固若金汤的钢铁长城，他们的英勇事迹成为世代传颂的不朽佳话。

折惟昌自幼受父亲折御卿的影响和熏陶，勤奋习武，寒来暑往，日积月累，终于成长为才华横溢、出类拔萃之人。北宋至道年间，他以内图使的身份代知府州事，兼任麟府浊轮寨都巡检使，自此正式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军旅生涯。彼时的他，恰似初升于东方的朝阳，充满着蓬勃的朝气与无尽的活力，怀揣满腔报国热血，立志要在边疆大展宏图，为国家建立不朽功勋。

北宋咸平初年，河西地区的少数民族进犯麟州万户谷，一路长驱直入行至松花砦。折惟昌得知消息后，当机立断，集结兵力奔赴前线迎敌。战场上，硝烟弥漫，遮天蔽日，喊杀声震耳欲聋。折惟昌在激战中不幸臂中流矢，身体瞬间失去平衡，重重坠落在地。然而，他并未因此心生畏惧、退缩半步，在生死一线的危急关头，他强忍剧痛，凭借顽强的意志，迅速摄弓而起。恰好此时，下属策马疾驰而至，他眼疾手快，一把抓住缰绳翻身上马，成功突出重围。在这场扣人心弦、惊心动魄的战斗中，折惟昌的英勇表现无疑最为精彩，他的果敢与坚毅令在场的每位将士都深深动容，敬佩不已。

骁勇善战

景德初年，北宋与契丹之间的关系愈发剑拔弩张。彼时契丹国力蒸蒸日上，对北宋的领土虎视眈眈。而岢岚地处北宋边境要地，是拱卫中原的重要防线之一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。一旦岢岚被攻破，契丹军队便可长驱直入，直逼北宋腹地，对北宋的统治构成极大威胁。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，朝廷紧急调兵遣将，全力以赴组织力量进行抵抗。折惟昌所属队伍作为北宋边防军的一支劲旅临危受命，肩负起了驰援岢岚、解除围困的重任。战争期间，契丹大军试图通过切断岢岚与外界的联系，逐步消耗宋军力量。折惟昌面临的不仅是一场与契丹军队正面交锋的硬仗，更是一场关乎北宋边疆安危、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战役，其压力之大，可想而知。

1004年秋，契丹大军压境而来，将岢岚城重重包围。折惟昌接到诏令后，毫不犹豫率部一路披荆斩棘，奋勇向前，历经艰难险阻，成功攻破大狼水寨，逼迫契丹军不得不解除对岢岚的围困。在这场战役中，折惟昌充分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智慧与无畏的战斗精神，他的果断决策与英勇冲锋，不仅化解了岢岚城的危机，更保卫了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，让边疆的安宁祥和得以延续，百姓能够安居乐业。

北宋大中祥符初年，西夏铁林军妄图突袭麟州，一举摧毁该地区的防御体系。铁林军是西夏的精锐骑兵部队，以悍勇善战闻名，所到之处烧杀抢掠、无恶不作，给百姓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与痛苦。折惟昌在探知这一情报后，深知此战意义重大，他不辞辛劳亲自勘察周边地形，发现麟州城外有一处山谷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堪称设伏的绝佳之地，于是制定了一套周密的作战计划：派少量兵力佯装运粮队伍，故意暴露行踪，引诱铁林军追击；同时让主力部队提前埋伏在山谷两侧，静待敌军自投罗网。

铁林军果然中计，待他们全部进入山谷后，折惟昌一声令下，刹那间伏兵四起，万箭齐发。铁林军虽奋力抵抗，但在宋军的前后夹击下阵脚大乱。折惟昌身先士卒，挥舞着长枪，如同一头勇猛的雄狮冲入敌阵，所到之处敌人纷纷倒下。经过一番激烈厮杀，铁林军伤亡惨重，剩余人马丢盔弃甲，狼狈逃窜。折惟昌乘胜追击，彻底粉碎了铁林军的进攻计划，成功保卫了麟州的安全。此役过后，折惟昌声名远扬，其军事才能得到了朝廷和百姓的一致赞誉与高度认可。

忠诚刚烈

折惟昌的一生，不仅在金戈铁马、战火纷飞的沙场上，凭借过人胆识与高超武艺，奋勇杀敌，屡立战功；而且在政治舞台上，同样展现出了极高的智慧与卓越的才能。景德初年，他肩负重任亲自护送军粮，历经千难万险，最终安全抵达麟州，因出色表现被朝廷任命为兴州刺史。大中祥符二年（1009年），他率部长途跋涉，入朝觐见真宗皇帝。在朝堂之上，他言辞恳切，向皇帝乞赐数十杆军旗，旨在壮大军队的威严气势。其对国家的忠诚之心，对军队建设的深思熟虑，由此可见。

大中祥符七年（1014年），折惟昌再次护送军粮前往麟州，途中虽身染重病，但他依旧坚守职责，后因病情加重，不幸去世，年仅37岁。他的离世，仿佛一颗璀璨的巨星骤然陨落，令人扼腕叹息，悲痛不已。但他英勇无畏的精神以及波澜壮阔的事迹，却永远被后人铭记，成为激励无数中华儿女奋勇前行的强大精神力量代代相传，永不磨灭。折惟昌的一生，是对国家和人民忠诚与奉献的最好诠释，《宋史》中评价他：“惟昌忠勇有谋，善抚士卒，临战辄先登，故能屡立战功。”

岢岚折氏文化研究中心

书香一品

动人心扉的『留恋』与『张望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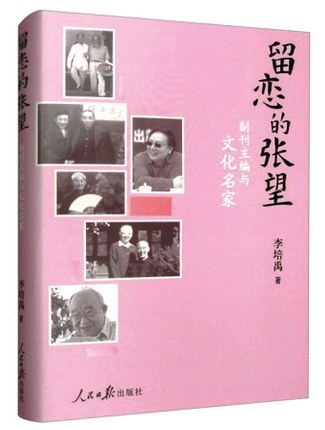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读李培禹的《留恋的张望》

□彭 程

李培禹是知名记者、副刊编辑和作家，他的《留恋的张望》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）一书，收录其多年创作的人物散文。这些作品记录了他与多位作家、艺术家、学者的交往，展现了文化名家的个性风采和非凡成就，内容丰富，文笔生动，读来让人沉浸不已，欲罢不能。

正如书名所表达的，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，充满了作者对采写对象的深厚感情。作者与他们都很熟悉亲近，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工作关系。被誉为“西部歌王”的音乐家王洛宾，晚年在故乡北京举办的唯一一场音乐会，就是李培禹与朋友们张罗的，演出取得巨大成功，老人的多年夙愿得以圆满实现。因为童年时与诗人臧克家住在同一条胡同里，两人成为忘年之交，几十年间，臧老指导他写作，并几次对他说“我对你抱有不小的希望”。电影艺术家李雪健回贵州探望父母，作者两度一同前往。有这样密切的交往，当他写下对这些亦师亦友的文化名家们的印象时，笔端自然会灌注一种特别的感情，文章也因而具有深长隽永的意味。

在《留恋的张望》这本散文集中，作者笔下的人物，人生经历和术业专攻各不相同，但有一点是相通的，那就是都具有非凡的精神追求、艺术造诣和人格魅力，令他钦佩和敬重。这些文章既有难以替代的独家性，又有对描绘对象格外深入准确的理解。前者，如词作家乔羽对歌曲《我的祖国》创作始末的回忆，一些鲜为人知的情节是作者首先采访报道的，此文也成为被众多媒体引用至今的“权威出处”。后者，以采写李雪健的几篇最具代表性。数十年的交往，让作者与这位“好德好艺好老兄”“演戏响当当、做人静悄悄”的艺术家结下了深厚友谊，熟悉他朴实厚道、勤奋坚韧的个性，对他饰演的每一个角色了然于心，知晓他人格修为和艺术境界的升华历程。所有这些，都在先后发表的几篇长文里得到充分、生动的介绍。这些作品，印证了作者勤勉敬业、追求卓越的情怀。



书中收录的文章给读者提供了众多传神的人物画像，他们的音容笑貌跃然纸上：漫画家李滨声顽童般的狡黠幽默，作家刘绍棠的谈笑风生，作家浩然“岁月尘封不了”的心路历程，学者张中行的蔼然豁达，演员赵丽蓉的亲切质朴，被作者以“大姑”相称的电影演员于蓝的真诚率直，都栩栩如生，读来如见其人，如闻其声。因为所写人物有的已驾鹤西去，故这些作品也就具备了史料价值。

李培禹在后记中写道，书中所写的这些人，都是他的“好友、挚友、师友”。他们的人格魅力，他们对事业的追求，给自己感动和启发。人们经常说，要评价一个人，最有效的方式是看他与什么人交往，古代谚语中也有“观其友知其人”的说法。作者发而为文，不仅仅是完成本职工作，更是要传递出这种灵魂的契合。文章写的是别人，但读来分明能够感受到作者本人的灵魂跳动，感受到他“修辞立其诚”的写作追求和深切浓郁的人文关切。

探源撷趣

瓦当，屋檐上的千年印章

□龚仕建

一方青瓦，半轮明月，静静诉说着华夏建筑的千年故事。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屋檐之上，瓦当犹如一枚枚精致的印章，既守护椽木免受风雨侵蚀，又以精美的纹样展现着古人的审美追求。

何为瓦当？《辞海》释：“当，底也，瓦覆檐际者，正当众瓦之底，又节比于檐端，瓦瓦相盾，故有当名。”宋代《营造法式》中称瓦当为“华头筒瓦”，此处“华”通“花”。这些建筑构件，承载着中华文明的独特记忆。

“道在瓦甓”——庄子这句充满哲思的话语，在古老的瓦当艺术中得到了完美诠释。当我们仰望传统建筑的屋檐，那些静默千年的瓦当正诉说着中华文明的世代传承。

瓦当，又称“瓦头”或“勾头”，是中国古建筑屋檐顶端用于椽头遮朽的圆形或半圆形陶制构件。西汉司马相如在《上林赋》中描绘长安上林苑建筑“华榱璧珰”，其中“珰”即指瓦当。

从西周素面瓦当到汉代四神瓦当，从“长乐未央”的吉祥祈愿到“维天降灵”的美好理想，每一枚瓦当都是一页凝固的历史。家喻户晓的“秦砖汉瓦”一词就是传统金石学中对以瓦当为主的秦汉时期砖瓦的概括俗称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秦汉时期建筑文化的代名词。

陶土镌刻的文明年轮

人类建筑史是一部不断超越的史诗。从穴居到半穴居，再到地面建筑，我们的祖先始终在寻找更完美的栖居方式。

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瓦的国家，在文献记述中，最早的瓦产生于夏代，《古史考》载：“夏世，昆吾氏作屋瓦。”考古中，仰韶时代晚期的陕西西安马腾空遗址就发现了筒瓦形器物。随着先民对中国土木结构建筑中瓦的不断总结，瓦当应运而生。

最早的瓦当发现于龙山文化时期陕西延安芦山峁遗址。但瓦当大量使用还是西周时期，在陕西西安、宝鸡一带的西周宫殿及宗庙建筑遗址中，均发现了瓦当。在陕西扶风、岐山的周原遗址，考古学家发现了早期的素面瓦当，这些朴素的建筑构件，开启了瓦当艺术的千年传奇。

瓦当艺术的发展，映射着中华文明的演进轨迹。从纹饰来看，西周时多环纹，后来出现绳纹及饕餮、云山、卷云、树林、动物、龙凤纹等。秦代瓦当以图案和动物纹饰为主，当时七雄各自称霸一方，所使用的瓦当也各具特色，这种多样化发展局面，使得瓦当艺术迎来了第一个鼎盛发展阶段。山东齐国故城遗址的树木双兽纹半瓦、河北燕下都遗址的饕餮纹半瓦、陕西秦都雍城遗址的动物纹圆瓦各领风骚。而秦都雍城动物纹瓦当上的鹿、豹、虎、雁，折射出早期秦人的游猎生活，这里出土的虎噙燕纹瓦当堪称战国瓦当的杰作，猛虎衔燕的生动造型展现了秦人雄浑的艺术风格。

汉瓦当在使用的广泛性与艺术性方面都迈向黄金时代。文字瓦当和四神瓦当较为流行。汉长安城遗址出土的四神瓦当堪称典范——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分别镇守四方，构图雍容华丽，制作精工细致，艺术水准极高，其精湛的浮雕工艺令人叹服。文字瓦当可分为宫苑、官署、宅舍、祠墓、纪事、吉语等类，较为著名的当数十二字瓦“维天降灵　延元万年　天下康宁”，是瓦当之中字数最多的一种，十分稀少。

瓦当的制作工艺，在秦汉时已经非常成熟。西安西郊三桥街南的秦汉古建筑群遗址中，曾发现了九座汉初的宫瓦窑址。从遗存的大量筒瓦、瓦当、瓦范以及制陶工具看，秦汉时期是先造瓦心，与筒瓦套接切割，边轮也随之形成。文字瓦范的凹槽一般作半圆或菱形状，这样不仅利于瓦当脱落，而且也使文字更加清晰立体。

东汉以后，瓦当艺术走向程式化。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，受佛教文化影响，莲花纹与兽面纹瓦当大行其道，其他图案瓦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“莲花纹瓦当的流行，除宗教因素外，更重要的是莲花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的圣洁、和谐与富足的寓意所致。唐代两京地区的瓦当绝大多数都是莲花纹，且版式极多，质地精细、充盈饱满的莲花瓦当恰恰反映了盛世大唐的自信与繁荣。”专家解释道，“至宋元明清时，瓦当艺术虽不断世俗化，但如落日余晖，失去了秦汉雄风的强劲与冲击力。”

凝固历史的艺术瑰宝

瓦当对研究古代的历史地理、思想观念有哪些学术价值？一枚1982年在凤翔长青乡发现的“蕲年宫当”，解开了曾影响秦国命运的秦惠公所建蕲年宫的地理之谜。有趣的是，瓦当还反映出古人的习俗喜好。“长乐未央”寄托着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，“汉并天下”彰显着帝国自信，“日入百金米千石”则反映了当时的经济繁荣。“汉代文字吉语瓦当十分流行，从‘长乐日利’‘千秋利君’‘大富昌’等瓦当文字中，可以看出汉代追求财富的社会风尚。”有学者指出。

瓦当也是艺术瑰宝。西汉出现并盛行的文字瓦当，遒美而多变，尽显书法艺术。汉代工匠在瓦当的扇形空间里，将篆书演绎得出神入化——“永受嘉福”的圆润流畅，“与天无极”的雄浑大气，“众芳芬芯”的秀美端庄，瓦文极富意味，篆法变化丰富，浑然天成的笔画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。

在岁月更迭和时光荏苒中，瓦当已经远远超出建筑物附属品的地位，成为独具一格的艺术精品。它显示出我国古代人民的聪明才智和艺术创造的杰出能力，是我国古老文化历史的见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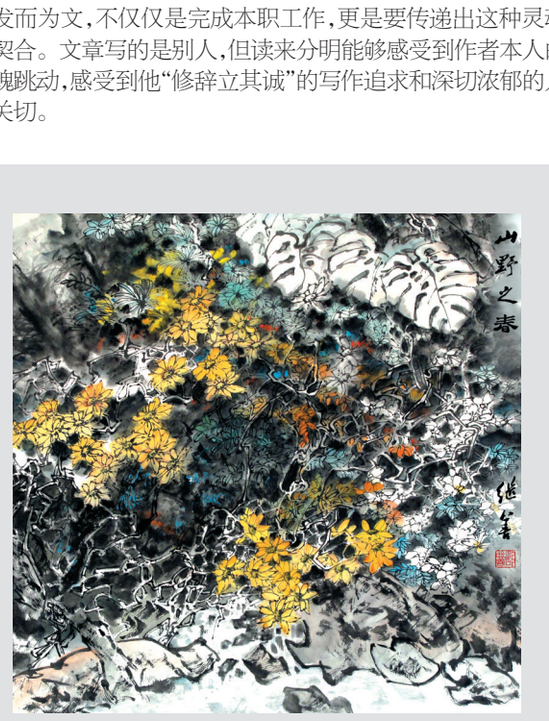
如今，这些古老的建筑元素正以崭新姿态回归现代生活。在国家大剧院的金属幕墙上，云纹瓦当元素若隐若现；在文创领域，四神瓦当化身为精美书签、丝巾；在数字艺术中，动态的瓦当纹样讲述着跨越时空的文化故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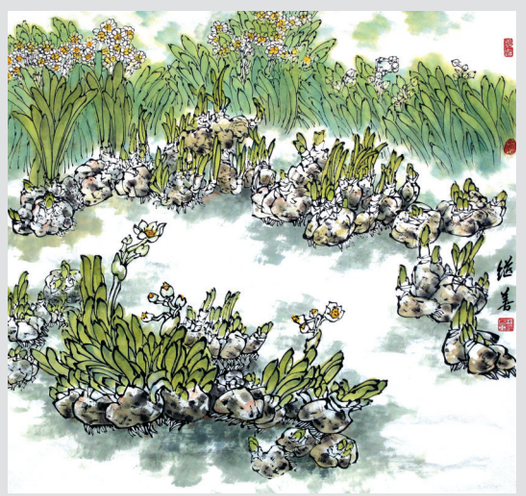
在位于曲江新区的西安秦砖汉瓦博物馆里，各种纹饰的瓦当古朴典雅，形态生动，美观和谐，体现出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和隽永的艺术魅力。镇馆之宝为“天人合一”瓦当，由“金乌神鸟”“玉兔蟾蜍”和“益延寿”三枚瓦当组成，出土于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，寓意“日月同辉、天人合一、多福长寿益延年”。三枚瓦当，当面直径22厘米，为汉瓦中罕见巨制，边轮有纹，当面外围饰连珠纹，为汉代皇帝祈福所用的宫殿建筑用瓦。

传统不是守住的炉灰，而是传递的火焰。瓦当艺术的生命力，正在于这种永恒的传承与创新，其实用与审美的完美结合，提醒世人，传统建筑元素完全可以与现代设计相得益彰。瓦当虽小，却是读懂中国文明史的一把钥匙。从先秦宫殿到现代建筑，瓦当始终静默地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创新。当我们在古建屋檐下仰望这些历经沧桑的瓦当时，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声——它不仅是物质的遗存，更是文明的延续，这或许就是传统建筑动人的魅力。

蕲年宫当

云纹瓦当





郜继善 作